

月光城·文学

安庆晚报

责编：魏振强 E-mail:oldbrook@163.com
2026年7月10日 星期五

朋友到机场接我，带我去他的山居。车子经过一段隧道，出了隧道，公路往低洼处开，一路下坡，到了最低平的山脚下，有一条河。我问他，河流到哪里？朋友说，这是整个大山最低的地方，河水还在往低处流，要流到黄泉去。

黑沉沉的夜里，听得见河水流淌的声响，河床落差大，他说这话的声音也很大，与河水声形成了混响。

我们先沿河边走走吧，今夜山里有好的月光，农历十四。

山野阒寂，河流不宽，水势很急，水面背光的地方呈深黑色，被月光照亮的那部分雪亮，像沸腾了一样。

如同水手被塞壬的歌声吸引，我们不说话了，侧耳倾听哗哗的水流声。

不留神，我们以为只是哗哗的水响；耐心听取，它可能在演奏不同的乐章，呈现不同的音乐形式。

大片的水漫过平缓的河底泥沙，几乎没有声音，那是轻柔的序曲；缓慢、安详的和弦，是整个乐曲的开始。人海里摩肩接踵的人流，谁也不曾停下脚步，每个人都怀着美好的愿望，脸上挂着轻柔的笑意。

河床并不只有洁净的泥沙，还有嶙峋的石块。遇到石块的水流，浪花跳荡，哗哗声里有压抑不住的欢愉。恋人在春天的草地上跳跃，高大的梨树开满了洁白的梨花，春风中花瓣无声落下，爱着的人不言不语，胸口澎湃，脑海轰鸣。这是乐曲的主题，欢快，明朗。

岸边稀疏的芦苇在风里轻轻摇动，透过苇叶，听河水在暗夜奔流，时而欢腾时而静默。山谷里，河水反映着月光，大山和树木一片墨黑，只有河水银亮，翻腾跳跃，不知疲倦。水流开阔起来，哗哗声更加响亮。岸边草木被风吹动，发出微弱的声响。这是乐曲的中部，灵动跳跃，回应已经开启的明朗情感。

河床抬升，水流在低洼的池子里汇聚，成了一潭水，碧水东流至此回？不，上游的水累积到一定程度，河水积蓄力量，漫过高坎，继续往下游奔流。

抬头看高空，月光银亮，空气微寒。低头看河水在山谷里起伏奔流。

它要流到哪里呢？

那些渴望被对方了解、也渴望了解对方的灵魂，就像日夜奔流的河水，一直在寻找一块可以激发出浪花的

巨石。可是，冲波激荡，粉身碎骨之后，水流还是一往无前，它根本无法停下来。辉煌的活水，永远在月下奔流。河流没有尽头，大海里有礁石等着。

我在月下轻快地走动，听河水声响，我告诉朋友，你听，它不是单调的哗哗哗，而是：哗，哗，哗哗，哗哗，哗，哗哗哗。

朋友说，它先呈现主题旋律，然后是对比段和再现段，整个就是一支咏叹调。

是吗？它从抒情转为激昂，舒缓的河床会收服那些安静的水流，还有一些不安分的河水，再漆黑的夜里，它也在寻找巨石，粉身碎骨又能迅速融合，它贪恋的是冲波激荡的快乐。你说河水像是在独白，唱出了欢快的咏叹调；我听起来水流声是悠远的，似乎随时要消失却一直在低声吟唱，月光跳动在黑色的水流上面，有一种金属的光泽，适合长笛一类的管乐表现，它凛然冷然，切割分明，又似有若无，渺远莫辨。

朋友说，这不是一痕水，而是铺张开来几十米宽的水，水流下面石头、泥沙不一样，流水冲激的声响不一样，声音藏在河水下面，河流将这些声响形成和声，或者让不同旋律的音符互相对应、同时奏响，对，你听到的是多声部合奏，这是音乐高于语言的地方，语言只能单线条叙事，同一时间只能叙说一件事；河水则在同一时间奏响了多声部乐章。

“那得是和谐的声响。”

“当然，奔流的河水会自动形成节奏。”

“你让我想起一个著名的比喻。有的人能同时和许多人形成亲密关系，就像一个房间能挂好多幅画，一起营造房间的氛围；有的人只能和特定的一个人形成亲密关系，正如一个房间里只能播放一支乐曲，同时播放不同的音乐就是让人难以忍受的噪音。不过，你启发了我，一支乐曲不一定是一个声部，它可以是四重奏。”

“有人终其一生享受一支单调的乐曲也能‘欣欣然有喜色’，他是心思寡淡还是趣味不高？有人像你所说的河水一路狂奔，‘砭崖转石万壑雷’，‘四个四重奏’也拦不住他。但必须是和谐的交响，否则就是炼狱里的火焰。”

“甚至地狱里的悲凉嚎哭，与山谷里永不止息的狂风交织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曾经相爱的人在愤怒殴



月光城 散文

月光下沸腾的河水

冯渊

打和撕咬，诅咒声在黑暗中回荡。”

哈哈。

我们同时笑了。

刚才在碧落之上看到云雾，我想到的是整体和大块，无论何种形式的聚散，都不会有分离撕扯的疼痛；现在面对黑色山泉，朋友的话倒是启发了我的思考，音乐会选择和声，山泉会选择天籁，人和人的选择，一定是情感与趣味的投契。只是，水必须流动才会奏响，才有活力，它好像无情地离开了这块石头这段河床，向前奔赴，可是这块石头和这段河床也在迎接不断新鲜的水流。重复一条旋律，不能形成乐章。河水和石头，都在面对新鲜刺激，月亮从山巅注视奔流的河水和兴奋的石头，它们才发出这么欢快的声响。

“不必想太多，耽误了眼前的月色。”朋友提醒我。

也没多想，水流的声响本身就是乐曲。如果没有月光，它可能会沉闷一点。我们一起看黑色河面跳动的月光，从某个角度看过去，一大片河水都是亮闪闪的，而走几步，河面又是一片漆黑。光与影的奇妙变化，让人心思起伏。

“我们的情绪往往被自己看到的世界左右，而不太管这个世界本来是什么。”

“本来是石头和水，二氧化硅、碳酸钙和氧化氢，月光不过是太阳光的反射。”

“呵呵。我们主要是靠感官与外界接触，感官感觉的世界影响了我们的情绪，而没有理性的情绪常常盘踞在大脑，萦怀在心头。这是人最大的弱点。”

“也是人有趣的地方。现在，山里狐狸刺猬出来了，野兔出来了，蝙蝠出来了，它们不是欣赏月光和河水，它们在觅食。”

“我们吃饱了，来看月光下沸腾的河水。”

前面河床起伏较大，声浪喧腾，经过高坎之后，这一段河床相对平缓，河水之下甜蜜又惊喜的暗流消失了，现在河面更宽广，河水继续欢快流淌。我喜欢这种开阔的不计后果的奔流。月亮追光灯一样，在宽阔河面上扫射一圈，河水感激月光，露出牙齿，水面一派欢笑。

“如果我们在河水上划船呢？”

“在这深夜？”

“是啊。这样我们就会被天上的月光和水里的月光包围了，细碎的浪花是无数枚

小镜子，它们将月光反射到我们身上，我们就像发光的虫子，又照亮了河水。”

“屠格涅夫是这样描写的，‘静静的河上，一条宽敞的大船里坐着一大群少女。——月光照在河面上，那些少女都穿着白色衣服，都戴着白色花冠，全都在唱歌’。你倒好，让我们变成两条发光的虫子。”

我们有一搭没一搭说着闲话，有时是长时间的沉默，只听到鞋底在砂石上发出的沙沙声。岸边断断续续有芦苇，夜风里它们在低声说话。河水会不会眷顾这些清秀的植物？芦苇柔软的腰肢倒映在河水里，河水奔流时会不会有片刻的恍惚？值得留恋的东西太多了。它总是摇动细细的腰肢，它是那么可爱、温柔、美好。

河水看到芦苇的腰肢在为它颤抖，它的心里也微微抖动了一下，水面立即露出细碎的粼纹，河水掩藏不住它的情感，它为此感到羞赧。

黑色岩石缝隙里也有月光，月亮毫不吝啬，它的爱遍及大地山河。一只小鸟只能在枝头歌唱它的爱情，一条鱼只能在水潭里寻找它的伴侣，河流在大海里寻找它的爱，不过，很多河流流着流着，就被堤坝阻断了，或者干涸了。

黑夜，这些水流会感到一点孤独吗？我不想展开这个话题，就没说出口。我担心不愉快的话题会让对话沉滞。从河水里竭力听取欢愉，用欢愉塞满自己的胸膛，难道我在克制什么不愉快的联想？

少年时，我可能会沿着河岸狂奔，对着高空的月亮野兽一样发出嘶鸣，莫名流下滚烫的热泪。现在不会，泪水已然蒸发。我只对闪着白色月光的黑色河流感兴趣，河水再清澈，它也一定隐藏了什么秘密。

今天，我从福建到上海，再到浙江村居，从碧落到黄泉，遇到了很多人和事，我一直在认真观察和思考，但没能一一写下来。我隐藏了一些事，放大了一些事。

此刻我在山里，抬起头来仰望着微微发青的天空，白天高空之上的云雾彻底不见了。那些关于云雾的联想，也会在我脑海里慢慢消逝。眼前的河水还在奔流，我对它还有依恋。假如河水是我的爱人，我要对它说：“我多么想送给你点天上的东西呀，可是，我就连在大地上也是一无所所有。”